

研究紀要

從經濟多樣性探討時間銀行： 分析服務交換機制的社會模式*

房思宏**

國立臺灣大學創新設計學院博士後研究員

張聖琳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

收稿日期：2022年7月13日，接受刊登日期：2022年8月31日。

* 本文部分內容曾由房思宏於2020年台灣社會學會年會，以「時間可交換嗎？時間銀行的發展困境與社會對話」為題發表，並在此基礎上與共同作者發展本文，感謝年會評論人及其他參與者的意見。本文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寶貴建議，未來將持續擴充本研究。本文之研究亦感謝科技部之經費補助(計畫編號：MOST107-2420-H002-035-MY3)。

** 通訊作者：szuhungfang@gmail.com

中文摘要

近來時間銀行在許多國家社會成為另類服務機制，自 1990 年代中期起，臺灣不少公私機構也開始嘗試這個社會創新實驗，希望藉此補充長照資源。時間銀行兼具共同生產、共享社會資本、以及弱勢賦能這些重要功能，本文認為發展操作性強的時間銀行需反思社會和多元經濟形態的關係，並提出透過經濟多樣性的光譜檢視三種時間銀行服務交換模式：（1）R 型（Replacing）的照護資源替代服務、（2）E 型（Empowering）的行動者與社區賦能、以及（3）G 型（Grossing）的營利導向，文中也深入分析 R-E-G 三種模式所各自呈現出對社會關係與經濟交換之差異與錯位想像。本文之目的在創造讓時間銀行研究對話得以推展的基礎，進而協助非營利倡議組織以及各級政府擬定適當的推動策略。

關鍵字：時間銀行、經濟多樣性、賦能、互助、社區

Exploring Time Banking from Economic Diversity: Analyzing the Social Models of Service Exchange Mechanism

Szu-hung Fang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Design School,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Shenglin E. Chang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Time banking has been an alternative exchange mechanism in many societies for many decades. In Taiwan, since the mid-1990s, civil societies,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and governments have begun experimenting with this social innovation to supplement long-term care resources. The authors argue that developing practical time banking systems requires analyzing how diverse economic models interact with particular societies.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s examine three time banking exchanging models through the spectrum of economic diversities, including (1) Replacing care resources as Model R, (2) Empowering actors and communities as Model E, and (3) Grossing profit-oriented time banking model as Model G. The authors propose a multifaceted economic spectrum to locate the three R-E-G models of time banking, which creates a focused dialogue on time banking research, and then assists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nd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to strategize practical time banking policies and to formulate sustainable mechanisms.

**Keywords: Time Banking, Economic Diversity, Empowerment, Reciprocity,
Community**

壹、緒論

時間銀行這個詞彙在過去十多年中開始進入臺灣的主流媒體討論中，相關討論主要集中在高齡與長期照護領域，多半會引介諸如瑞士的經驗¹，讓同樣面臨高齡化壓力的臺灣社會，開始認識到這種社會創新機制：趁身體能力尚可時投入服務儲存時間，並在自身逐漸老化或失能時提領時數以兌換所需服務。在臺灣，最早有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於 1995 年起引進時間銀行概念，由推動全國志工連線開始，乃至後續推動時間貨幣以及全國互助連線，讓組織內不同地區的志工投入服務後都可跨區提領多元服務。許多地方政府也陸續推動相關政策與試辦措施，其中運作最久的是新北市由 2013 年運作至今的佈老時間銀行，目標在推動循環式的福利服務。中央政府部分衛生福利部（以下簡稱衛福部）為主管機關，為妥善規劃相關政策，過去也委託學者投入研究社區中的換工及服務交換等具有時間銀行精神的措施（吳明儒，2014、2016）。而為持續探索時間銀行於臺灣社會多元應用的潛力，衛福部於 2019 年透過補助方式，鼓勵共 13 個地方政府與民間團體投入不同形式的時間銀行計畫，作為未來政策規劃的參考。

目前全世界已經有超過 100 個國家投入，並有 1000 個以上組織參與各種時間銀行機制。同樣面對高齡化壓力的中國在 2019 年時，65 歲以上高齡人口的比例已經來到 12.6%（中國統計年鑑，2020），因而也自 20 世紀末開始探索、引入時間銀行相關機制，作為補充政府資源、推動互助養老之社會制度（陳功、黃國桂，2017；楊帆、曹艷春，2019）。由實踐面向來看，時間銀行於世界各

¹ 國內許多媒體都有介紹瑞士聖加侖時間銀行的案例，可參考 <https://www.cw.com.tw/article/5089573>、<https://rightplus.org/2019/08/27/switzerland-1/>。

國之應用不可不謂蓬勃。在理論層次上，時間銀行之核心關懷與相關概念雖不複雜，但由於其因應社會政經變遷而彈性應用的特性，也往往使得時間銀行的討論中，可連結至許多不同的理論概念，包括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另類經濟（alternative economy）、社區經濟（community economy）、共享經濟（sharing economy）、社會互助（social reciprocity）等。這些概念間有些涉及社會關係的重組，有些則更基進地反思既有的社會經濟結構，各理論概念間在抽象層次上甚至可能存在衝突。時間銀行的參與者未必能直接意識到這些概念上可能存在的矛盾，以及對後續行動的影響。

比方說在時間銀行運作中產生的時間點數（time credits）或時間貨幣（time-based currency, time dollars），與法定貨幣間的關係究竟為何？時間銀行的推動與運作究竟是為了補充主流市場經濟的不足，抑或是創造另一種經濟與社會關係？服務交換的過程中，時間究竟是等值還是可以加權計算？換言之，處於不同位置的行動者、研究者所倡議、講述的時間銀行，彼此間可能存在不小的差異。

有鑑於此，本文之主要目標為開啟時間銀行與相關理論間之對話，並透過經濟多樣性光譜呈現三種不同時間銀行模式。透過提出時間銀行的操作性理論及光譜定位，時間銀行的研究者、倡議者、參與者可以掌握不同時間銀行模式的特性，不同組織也可據此調整其時間銀行組織之發展策略。本文提出的經濟多樣性光譜之兩端為市場經濟主導與多元經濟組合。不同時間銀行操作因其所在的社會模式的差異發展出有利社群內部的交換機制。此光譜以及不同模式時間銀行於其中的座落請參考圖 1。光譜左端是以經濟理性為主導的市場經濟，尋求讓經濟成為一獨立領域，脫嵌（disembedded）於社會之外，其中各類有形物件與無形資產都必須面臨商品化的壓力。光譜右端則是展現出生活與經濟豐富樣貌的多元經濟，各種經濟交換模式乃鑲嵌（embedded）於社會中。由光譜

的左端往右端移動，行動者與經濟交換的模式均越趨多元，也有著更豐富的共享、互助實踐，經濟交換的面向也更寬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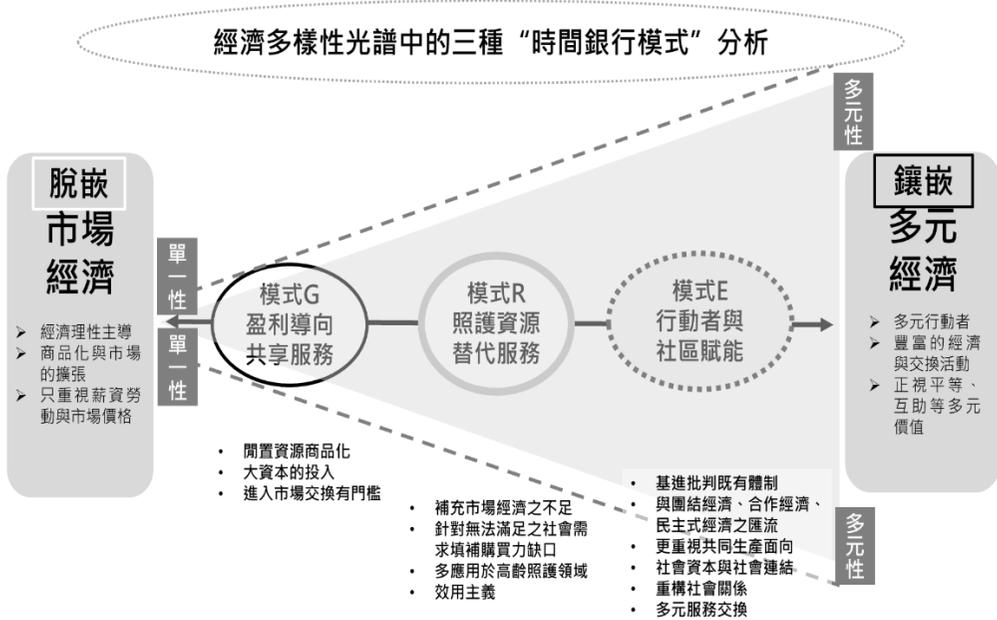


圖 1：經濟多樣性光譜中的三種時間銀行模式

必須要指出的是，本文分析整理出的三種時間銀行模式是理念型(ideal type)的呈現，現實生活中運作的各種時間銀行機制，不論是否能成功營運，均未必能完全對應至三個模式的任一種。此外，時間銀行的運作與一個社會如何看待、定位各種社會與經濟關係有關，因而在此一抽象化光譜之外，一國內外政治經濟結構、經濟與治理的思潮乃至國家職能的變化，也同樣會影響特定國家與社會如何認識、引介、推廣時間銀行，甚至將時間銀行整合進既有的政經結構或

治理理性 (rationality of government) 中²。本文試圖透在經濟多樣性光譜中定位出三種時間銀行模式，除了如上述段落所言，希望得以讓台灣政策制定者即多元參與者可以能更清楚聚焦，擬定相關推廣或應用策略外，也期待能透過本文的討論，開啟後續更多指向時間銀行的整合研究，納入全球政治經濟學、歷史分析的動態視角，讓對時間銀行的相關認識與研究，由平面走向立體。由於此長期研究企圖，本文以 Polanyi (1944) 之社會與經濟鑲嵌與脫嵌作為基礎，先透過本文建立以臺灣為主的時間銀行光譜，並於未來進一步比較分析臺灣以及歐洲、美國、日本、中國等不同國家或社會中，社會經濟體系如何影響不同時間銀行的發展模式。

本文採取文獻分析作為最主要的研究方法，首先主要蒐集時間銀行的相關文獻與媒體報導。與此同時，本文分析指出，時間銀行理論與實踐中的許多核心關懷，都涉及經濟與社會間的關係，因此除了時間銀行相關研究外，也整理經濟與社會關係之相關研究，藉此與時間銀行文獻比較討論。本文提出的經濟多樣性光譜，即在此討論基礎上發展。除了文獻整理與分析外，本文也會加上部分案例說明相關論證，本文作者雖然於過去數年中曾經以半結構訪談、田野調查、焦點座談等方式研究文章中提及之諸多國內案例，深入了解不同時間銀行機構所欲推動之目標，交換機制之設計，以及對經濟與社會關係之想像。但本文之重點不在各案例的實證討論，因而不會於文中深入介紹各案例之整體脈絡與相關細節，各案例之呈現主要用以補充本文論證。

² Michel Foucault 在生命晚期中提出治理性 (governmentality) 的概念 (1991、2007、2008)，指出對於政府的研究必須擺脫過往對國家制度 (state institutions) 的框架，專注於治理的種種實踐 (governmental practices)。治理性的研究可以指涉治理的藝術 (art of government)，也可以探討治理的理性／心態 (rationality/mentality of government)。Foucault 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治理性以新自由主義 (neo-liberalism) 為核心，試圖將生活各面向均予以商品化、資本化，並透過自我規約 (self-regulated) 的個體深化新自由主義的治理 (Gordon, 1991; Fang, 2009)。

貳、經濟多樣性中的時間銀行

本節針對時間銀行之發展脈絡以及經濟多樣性中的經濟與社會關係兩個主題進行文獻回顧整理。時間銀行的發展回顧部分，除了實際發展情況外，也探討時間銀行的核心概念。經濟多樣性的回顧討論中，除針對經濟與社會間之關係進行整理討論外，也進一步透過此回顧說明三種時間銀行模式。

一、時間銀行之發展回顧

時間銀行是一種以時間為計算單位的交易體系，其中交換的時間也可被視為是一種與主流貨幣運作不同的另類貨幣。進入交換的時間並非一片空白，而是具體投入服務的時間。換言之，不論是否導入時間貨幣（time-based currency）的概念，時間都是一載體，承載的是使用者投入服務所花費的時間，時間銀行歸根究柢是一種服務交換（service exchange）的概念。

日本的水島照子（Teruko Mizushima）女士於 1973 年時，在日本大阪創立當代第一個時間銀行：志願者勞動銀行（Volunteer Labor Bank），她認為在市場經濟的薪資結構中，嚴重忽視以女性為主的家務勞動者以及照顧者之價值，透過推動時間銀行，將有助會員形成服務社區之習慣，並於過程中體認自身之價值，藉此強化社區間的互助，彰顯這些與僱傭勞動同等重要的價值，讓整個社會能夠更加重視彼此間的關懷（Miller，2008）。做為當代時間銀行運動的先

驅者，志願者勞動銀行在日本的實踐已經讓我們看到許多日後時間銀行運動中的核心價值³。

1970 年代時美國聖路易市 Grace Hill 聚落一群女性，也推動以價值為基礎的交換模式（value-based mechanism for trading services），並稱為資源交換（resource exchange 或 The Member Organised Resource Exchange, MORE），她們相信每個人身上都存在有價值的技能，透過平等互助的交換機制得以充份利用不同服務價值。MORE 使用的同樣是以小時為單位的記點制度（Weaver, Dumitru, Lema-Blanco and García-Mira, 2015）。經濟學家 Edgar Cahn 曾經於 1980 年代參與 MORE 的運作，面對高度發達的資本經濟造成通貨膨脹與高失業率的困境，Cahn 開始倡議時間銀行的推動，主張市場應有適當的貨幣以支付各種服務，並促成服務交換的流通。

Cahn 總結了過去參與的經驗以及他長期的學術關懷，進一步將時間銀行的概念深化，於 1992 年與 Jonathan Rowe 合寫 Time Dollars 一書，並於 1995 年成立 Time Dollar Institute⁴，讓這種「以服務換取服務」的另類貨幣交換系統，以時間銀行（Time Bank）之名運作。總結 Cahn 於不同著作中的討論（Cahn and Rowe, 1992；Cahn, 1994、1999；Cahn and Gray, 2005），他所推動的時間銀行概念有四個重要的核心關懷：（1）資產（Assets）：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資產可貢獻可服務；（2）重新定義工作（Redefining Work）：對社會有意義的工作並不僅限於傳統勞動市場所定義的那些，家庭照顧、守望相助或民主參與等，也都是對社會有貢獻、不同型態的工作；（3）互惠（Reciprocity）：這是時間

³ 曾任檢察官的堀田力（Tsutomu Hotta）在水島照子的影響下，於 1991 年成立 SAWAYAKA 福祉財團（SAWAYAKA Welfare Foundation），由時間銀行之核心關懷出發，於日本廣泛推動以照護票券 Fureai Kippu 為基底之社區互助與服務交換。可參考該機構之網頁說明 <http://www.sawayakazaidan.or.jp/>。

⁴ Time Dollar Institute 後來轉型為 Timebanks.org，可參考該組織之網頁介紹 <https://timebanks.org/>。

銀行與志願服務（volunteering）相當不同的地方，即強調雙向甚至多邊的互惠互助，而不僅是單純的服務提供—收受關係。而正因為每個人都有能力做出不同的貢獻，這一類的互惠互助關係也更容易展開；(4)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在互助交換中擴大社會網絡與社會資本，建立信任、互惠及公民參與。Cahn 所創立的時間銀行組織，後續透過 Community Weaver 平台推動各種可於線上進行的服務交換⁵。

在此要說明的是，Cahn 所列出的四項核心關懷中，前兩者較著重個體及社區的賦能（empowerment），透過挖掘個人的獨特技能與資產，以及群體間重新定義有價值的工作，讓社區與個人的多元服務潛力得以被看見（Cahn and Rowe, 1992；Collom, Lasker and Kyriacou, 2012）。後面兩者則帶有共同生產（co-production）的面向，透過翻轉個體於社區網絡中的固定角色，讓每個人都可以是多元服務的提供者與接收者，捲動社區連結的動能，擴大個體與社區的社會資本（Nind, Armstrong, Cansdale, Collis, Hooper, Parsons, and Power, 2016；Clement, Holbrook, Daniella, Macneil, Smith, Lyons, and McDonald, 2017；Gregory, 2020；Pearson, 2020；劉宏鈺、吳明儒，2014；林慧慈、劉弘煌，2018；吳明儒、劉宏鈺、歐紫彤，2018）。美日兩個先驅者的實踐經驗中都強調互助、平等參與的重要性，也關注市場勞動結構以外的勞務、服務投入之價值，並在這些價值基礎上發展出以時間為單位的交換體制。

除了 Cahn 的努力外，在南非過去長期致力於挑戰種族隔離體制的 Tim Jenkin，於投入社會運動過程中眼見貧窮家庭長期被排除在主流貨幣經濟體系外，也發展出社區交換系統 Community Exchange System（CES）的時間銀行組

⁵ Community Weaver 為 Timebanks.org 發展的線上平台，相關運作可參考網頁說明 <https://timebanks.org/communityweaver3/>。

織⁶，並已經將該模式推廣至超過 100 個國家，臺灣也有民間團體引入該系統。透過以社區為基底的服務交換，參與者得以重新培養自信與自尊，在活絡社區經濟的過程中建立對社區的認同，並逐步建立起社區支援系統。

Community Weaver 以及 CES 兩大系統，目前已經成為許多不同國家社會推動時間銀行時的主要平台與系統選擇。儘管兩者對於服務交換時間是否等值存在差異，CES 可以依據不同服務內容加權計算服務時間，但 Community Weaver 平台上投入交換的時間，不論是何種服務均等值計算。但一如前述討論，兩者均具有非常類似的核心關懷，即試圖在主流貨幣體系外，透過挖掘每個人具有的不同技能與資產，讓各種服務得以不透過主流貨幣而交換。兩大系統外，不同社會中依然會依循其脈絡以及其所面臨之問題，發展出具備相似關懷的服務交換機制。

簡單來說，時間銀行是一服務交換機制，這一機制的基礎價值為互助、相互尊重以及平等。時間銀行的運作中所有服務都以時間單位為計算交換，不同類型的服務根據其投入的時間來計算。運作上時間銀行可分為社區導向或議題導向，除此之外亦可根據地域限制做為區分標準，分為地域型 (territorial)、混合型以及數位型 (Pais and Moral, 2015)。然而這些分類方式乃根據不同銀行之實踐樣態，並無法進一步討論不同時間銀行發展之脈絡，以及其所反映出的社會關係與社會模式。本文因而進一步由經濟多樣性光譜的框架出發，在理念型的基礎上提出三種不同時間銀行模式，當中各自呈現出對社會關係的不同想像與期待。

⁶ 可參考該組織網頁 <https://www.community-exchange.org/home/>。

二、由經濟多樣性出發定位不同模式之時間銀行

Polanyi 於 *Great Transformation* 一書中 (1944) 觀察指出，在十九世紀之前，人類各種經濟活動總是鑲嵌 (embedded) 於社會的制度、文化、規範中，之後市場經濟的發展追求脫嵌 (disembedded) 於社會，並在追求走向純然自律的市場經濟過程中，不斷擴展其邊界，將人類社會諸面向以及自然環境轉化為可於市場中交易的商品。Polanyi 的研究闡明市場與社會間糾結纏繞的歷史現實，也讓後續的研究者得以深入探討市場與社會間的種種關係。許多研究中指出經濟、市場有其社會文化規範基礎，市場經濟無法輕易成為一自主自律、獨立於社會生活與社會關係之外的領域 (Granovetter, 1985; Hollingsworth and Boyer, 1997)。

這類重視多元經濟與人類生活面向的論證並不罕見，尤其在經濟領域脫嵌力量過於強大時，往往會帶出更多對市場經濟運作之現況以及諸多假設之反思。Daly and Cobb (1989) 在批評當代經濟學將人化約為重視理性、最大化自己利益的經濟人 (homo economicus) 時指出，經濟人也是社群人 (person-in-community)，社群的人際互動提供個體自我認同與認識外在環境的基礎，是建構完整自我所不可或缺的。對於經濟生活的想像因而也無法切割社群、環境的諸多面向。吳子明 (2020) 針對英國福利政策演進的研究中也指出，2010 年取代新工黨執政的保守黨政府，雖然由首相 David Cameron 提出「大社會」的理念試圖重建社會信任，並且主張將權力下放給地方、社區，鼓勵更多的社區參與，但在實際運作上，政府於公共服務領域退位後留下的空間，最後仍由市場力量所佔據。吳子明 (2020) 指出英國社會福利政策的相關討論中，市場解放與社區復興兩股力量正呼應了 Polanyi (1944) 的雙重運動 (double movement)，而 2010 年代初期的大社會構想，最終則見證了此一雙重運動中市場的步步進

逼。另一位當代經濟學家 **Kate Raworth** 則在其提出的甜甜圈經濟學（**Doughnut Economics**）理論中，透過具象的雙同心圓甜甜圈圖像，指出作為人類福祉的社會基底盤內圈，包含了對所有人都應供應無虞的十二項基本要件⁷，當中只有所得工作一項是與經濟成長有關。**Raworth** 書中亦討論到時間銀行的應用，指出有必要深入探索以「深化而不是減弱人類想要關懷照顧他人的善念。」（**Raworth** 原著，范堯寬、溫春玉譯，2020：220）。

本文在這個討論基礎上提出的光譜兩極，也正呼應了市場經濟鑲嵌以及脫嵌於社會的兩股動能，而這個光譜當中同時也展現了經濟的多樣性（**Gibson-Graham**，2006；**Gibson-Graham, Cameron and Healy**，2013；**Krueger, Schulz and Gibbs**，2018；**Rose**，2019），呈現市場經濟之外的許多另類經濟（**alternative economy**）思考。本文認為各種另類經濟的出現不代表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全然推翻或挑戰，而更像是一種對社會中多元行動者的提醒，提醒著除了市場上以價格為基準的商品化交換／交易模式外，人類漫長的歷史中曾經存在各種以多樣價值出發的交換互惠模式與經濟生活，而儘管面對市場經濟持續的脫嵌壓力，這些多元且豐富的生活面向，依然以各種社區／社群型態於當代社會不同情境中出現並蓬勃發展。

在這個基礎上，本文製作的經濟多樣性光譜圖（請參考圖 1）中，有三種時間銀行的模式。位處中間的是模式 **R（Replacing）**：照護資源替代服務的時間銀行，許多試圖將時間銀行與高齡照護政策整合的努力，不管是官方或民間團體，其關懷核心與論述主軸多半圍繞於此，台灣社會大眾認識到的時間銀行也多由這類模式出發。這類時間銀行因為已經辨識出社會中特定族群的需求，如

⁷ 這十二項要件包括：水、糧食、健康、教育、所得工作、和平正義、政治發聲、社會公平、性別平等、住房、人際網絡、以及能源。這些要件基本符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的方向。

高齡照護，而且經過盤點後也清楚知道資源的缺口，因此往往也能提出明確的訴求。而環繞在特定需求而展開的服務邊界界定，也讓參與者無須反覆追問自身有哪些可提供的技能與資產，而直接就特定服務項目內容思考自身能參與的程度。比方說新北市佈老時間銀行的運作中，受過培訓的佈老志工們，可提供的居家服務項目為：陪伴散步、陪伴運動、陪伴購物、送餐服務及志願服務這五項。本文指出，資源替代服務的時間銀行呈現出效用主義（utilitarianism）的思考，著重於補充市場經濟的不足，但在運作上已經留下市場經濟滲透的空間。

越靠近光譜右邊，行動者越多元，而各類型的經濟交換與社會活動也更加地豐富，也有著不同形式的共享文化，社區能帶來的凝聚感與行動賦能也更堅實。處在光譜這端的多元經濟中，較著重全盤反思既有政治經濟秩序，多元的行動者中，有些期待一更良善運作的市場經濟，有些則更期待能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以外，以平等、民主、開放、自由為原則，打造另類的經濟生活與社會關係，讓每個人獨特的價值得以真得被看見，也讓生活中多元紛雜地互惠互助面向，得以在不依賴主流貨幣與市場經濟的情況下順利開展。本文將位於光譜此端的时间銀行定位為模式 E (Empowering)：行動者與社區賦能的时间銀行。文後將介紹到的希臘時間銀行案例、或是一些由草根關懷出發的时间銀行，像是基隆市暖暖區由防跌工班倡議走向社區換工的努力⁸，都可以算是時間銀行在光譜這端的展現。

⁸ 該案例之發展可參考本篇文章介紹 (https://ms-community.azurewebsites.net/community_20200519/)。不同於一般時間銀行由參與者彼此間根據不同的需求與技能開展交換，暖暖的案例中由針對社區高齡者居家改造的防跌工班出發，進一步由對社區紋理掌握甚深的執行團隊，協助由防跌改造過程中受惠的社區居民辨識出自身的特殊技能，並將該技能提供予社區，再由下一位受惠者接續貢獻，形成一種緩慢但紮實的社區換工。本文認為暖暖案例中相較於各類交換的開展，更著重於社區凝聚感的建立以及社區居民自我認同的提升。

接近左邊市場經濟這一極的是模式 G (Grossing)：營利導向共享服務。雖然在共享經濟的運作中已經出現許多大資本投入的成熟商業運作模式，時間銀行的運作也有結合商業模式的運作，但本文認為，時間銀行要出現類似 Uber 或 Airbnb 等之類由大型資本主導，以營利為導向將閒置資源商品化的模式，其可能性要相對低很多。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多數時間銀行的交換中並不涉及具體的物件或空間，而交換的兩端仍是不同類型的服務，就算累積的時間點數或時間貨幣，可根據在地不同的需求設計以服務兌換物品、空間的機制，但也幾乎不會有機會直接將時間點數(以及其所蘊藏的不同服務)兌換成主流貨幣的設計。從另一個角度觀察，如果特定服務可以兌換成貨幣，那就代表這類服務已經在市場上有對應的商品與價格存在，當然人們依舊可能因為購買力不足的關係選擇進入時間銀行而非市場以滿足對不同服務的需求，但一旦進入時間銀行系統中，因為各類交換以時間為單位，服務與市場價格有一定的脫鉤，因而很難透過一次次的交換追求並創造金錢上的利潤。簡言之，模式 G 的時間銀行尚未在真實世界出現，但考慮到市場經濟積極拓展其市場疆界及商品化邏輯至社會各領域中，未來仍不排除出現此一結合大型資本追求營利模式的時間銀行，更不用提市場邏輯在新自由主義於社會各面向的擴充背景下，早已大幅向光譜中間乃至右端滲透。本文要強調的是，營利取向共享服務的成功(或失敗)經驗，是時間銀行倡議者需要深切反思的。成功的共享經濟商業模式中，經營者的獲利、消費者的選擇、以及閒置資源的活化固然跟著增加，然而與此同時，共享經濟發展初始的社群開放、社區連結、個體自主、環境永續等理想，也在這些成功模式中逐步流失。

本節初步介紹時間銀行於實踐及概念上之發展，以及經濟與社會關係之理論回顧，在這個基礎上本文提出之經濟多樣性光譜，光譜中不同區段各自反映

出不同的社會模式，當中也呈現出對經濟生活的不同想像。根據這些差異本文提出三種時間銀行模式，接下來將進一步分析討論。

參、模式 R (Replacing)： 照護資源替代服務的時間銀行

於世界各國推動的時間銀行中，許多均為了解決高齡化社會之壓力，首要目標為解決高齡照護人力及相關資源之不足。以臺灣的新北市為例，新北市於 2018 年時進入高齡社會，65 歲以上之老年人口於新北市人口佔比超過 14%，一些偏遠行政區如平溪或雙溪區之老年人口比例甚至逼近 30%。根據新北市政府於 2013 年的統計，每年約有 180 萬小時居家服務的需求，然而當年實際卻只能提供 120 萬小時，提供服務的速度遠不及人口老化的速度，新北市因而構思透過互助平台擴大居家服務的能量，並進而推廣佈老志工以及佈老時間銀行至今。同樣的，中國社會中許多關於時間銀行的研究中，雖有部分提及青年學生之參與，但其所關注之青年服務對象仍是隨著高齡化現象數量日趨成長的高齡者。換句話說，中國社會中時間銀行仍被視為得以滿足養老需求的創新服務（王潤奇，2019），這也是當前許多國家推動時間銀行背後最直接的顯性需求。

呼應這個顯性需求的，則是將未滿 65 歲的初老者，或是已經滿 65 歲，但身心狀況都仍屬健康之長者，鼓勵他們投入對更高齡者或失能者的各種服務，累積服務時數等待自身老化或有需要時再提領兌換。換句話說，整合時間銀行應用於高齡化社會中的隱性需求是動員更多可用於高齡照護的人力資源。一方面藉時間銀行提供高齡照護資源，一方面則在其中創造、動員相關資源，兩者

結合其實正說明了在越趨嚴峻的高齡化社會壓力中，相關資源不足的現實困境，或者更具體點，以貨幣為計價單位之資源不足之困境。

在一篇討論美國柯林頓政府（Clinton Administration）高齡政策的論文中，Cahn（1994）也指出，過往面對諸如高齡照護資源不足這類未能滿足的需求，傳統上會應用市場誘因、心理誘因以及強制力三種手段來解決，Cahn 在推動時間銀行的經驗上，提出結合市場與心理誘因的時間貨幣及其運作模式，藉此填補這些未能滿足的需求（unmet needs）。Cahn 在文中強調面對諸如藥物濫用、犯罪、教育、育兒、地方治理等問題，單靠社會無法掌控的市場經濟的運作無法提供有效的解答，必須仰賴非市場經濟（nonmarket economy）才可能真正解決這些問題，比方說高齡者的照護就離不開「家庭、親戚與鄰居的協助」（Cahn，1994：122）。Cahn 進一步分析指出，市場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逐步將家庭、鄰里的功能吸納至市場中，但與此同時，市場經濟的運作中並沒有足以替代家庭、鄰里功能的替代組織或機制，最終將導致有需要的民眾社會無法以市場價格購買過往由家庭、鄰里所提供的各樣服務。Cahn 的時間銀行倡議，正是試圖以提供服務過程中所獲得的時間貨幣，填補市場經濟運作過程中許多人失去的購買力（purchasing power）。

相較於持續擴張其邊界的市場經濟，Cahn 認為社會必須致力於恢復以家庭、鄰里、及社區為核心的非市場經濟。一個運作良好的非市場經濟可動員更多低度利用的（underutilized）的資源，像是仍處於健康狀況的初老或高齡者，而重建非市場經濟也無須投入太高的花費，社會並能對非市場經濟部門有一定的控制。這類有效運作的非正式支持系統（informal support systems）將能顯著減少對「支付」服務（“paid” services）的需求。

Cahn 這篇討論高齡政策的文章（1994），正發表於他將時間銀行予以概念化並制度化的 1990 年代，雖然同樣在文中也有提及社會資本、對參與者所產生

的心理獎賞 (psychic reward) 等時間銀行能帶來的共同生產 (co-production) 面向，但也許文章主軸在政策對話與建議的關係，論述邏輯更傾向於在面對嚴重的社會問題以及無法滿足的社會需求之時，指出能在非市場經濟領域中活躍運作的時間銀行，是一套更有效、成本更低廉的制度。而這個制度並沒有打算取代市場經濟，而是幫助 (help) 市場經濟，以更有效率的方法去解決社會問題。包括 Cahn 在內，許多研究也強調時間銀行的應用會比市場經濟更有效率 (Needham and Carr, 2009; Bovaird, Flemig, Loeffler and Osborne, 2019)。本文認為由這種接近效用主義 (utilitarianism) 視角切入的論述邏輯，容易導致參與者以工具化的角度認識並應用時間銀行，比方說中國許多時間銀行的討論中，均著眼於有效動員不同年齡層投入高齡者照護的角度，背後未能直說的考量就是面對高齡化的龐大壓力時，國家及市場並無法提供足夠的資源因應。

此種工具化、效用主義式的認識，雖能刺激社會大眾，由具體的社會問題或未能滿足的社會需求出發，直接思考應用時間銀行服務交換機制所可能帶來的各種效益。但本文也指出，此種認識會帶來不同的問題，未必有利於時間銀行於社會中更廣泛地應用與推廣。效用主義的視角，會讓社會優先關注於那些資源較為不足的社會現象，並將時間銀行的應用集中於該類項目中，像是許多國家均試圖整合時間銀行於長照政策中。這會讓社會中多元服務的潛能發揮受到限制，也不利於時間銀行於高齡者以外年齡層的推動。而因為可進行交換的服務項目過於趨同的原因，最終反而讓構成時間銀行核心的互助互惠交換難以發生。

以新北市佈老時間銀行為例，由 2013 年 10 月至 2019 年 10 月六年間，佈老時間銀行已經累積 43 萬 6000 小時的服務時數，但各項兌換服務的時數累積僅有不到 6000 小時，呈現多存少領的現象，雙向的互惠交換仍屬罕見。此外，效用主義式的視角，也會讓參與者在思考是否投入交換時，會不自覺地將各項

服務與市場價格進行比較。比方說在臺灣隨處可見百元理髮店，在剪髮價格如此低廉的情況下，就很難期待太多以剪髮為服務項目的交換。然而時間銀行鼓勵服務交換的初衷並不僅於尋求以更低的成本滿足需求，還同時包括許多參與者共同生產、創造並擴大社區連結、共創共享社會資本的面向。本文指出，以效用主義為基底的時間銀行，雖然在立論上試圖擺脫市場經濟中市場價格的影響，但運作上卻反而更容易陷入與市場價格的比較框架中，效用主義的論證中同樣可見市場邏輯與經濟理性的影響。

此外，當時間銀行的服務項目集中在滿足特定需求時，每個人身上可能具有的獨特資產，一旦不符合被界定出的需求，就無法進入這特定的交換系統中。比方說有人擅長讀繪本給幼童聽或是陪幼童玩各種遊戲，但這類技能是無法進入新北市佈老時間銀行系統中的。性質雷同的服務項目是服務時數低兌換率的原因之一，而以滿足特定族群需求出發的時間銀行，在機制上也更難吸引其他不同族群進入，因而也更難產出更多元的服務項目，活絡參與者彼此間的交換。

換言之，作為一種社會創新制度，時間銀行在抽象層次上，固然看似提供一套更有效率、更低成本且預期帶來更多效益的模式與制度，但時間銀行於社會資本、社會連結、社區與個人賦能、社區經濟等面向可能帶來的正面影響，卻反而可能在效用主義式的論調中逐漸模糊。在這個認識脈絡中浮現的時間銀行，主要是作為市場經濟的補充，針對特定社會問題以及無法滿足的社會需求，以替代貨幣而非替代經濟的角度，解決特定脈絡中社會服務購買力不足的問題。由政府或推動社會治理的角度來看，此類效用論的時間銀行將有助於緩解治理壓力，更有效地動員相關社會資源。但本文也同時提醒，過度強調時間銀行的效用面向，也可能對廣泛推廣時間銀行並紮根於社區帶來不同程度的負面影響。當一個社會將時間銀行的引介與應用與高齡長照的需求結合在一起時，包括青少年、低收入戶、家務勞動者、家庭照顧者、更生人、不同形式的失能者的多

元需求，因其各類資本與資源的不足，未必能透過導入時間銀行機制滿足其需求。

此類效用主義式的視角不獨出現於時間銀行的討論中，張世雄（2018）分析指出社區被「召喚」來提供高齡長照相關服務的過程中，社區作為主要照顧提供的福利社區化，與重視地方文化認同建構之社區營造兩種對社區不同的想像間，存在著衝突關係，最終社區被「政治地納編為高齡社會中健康與社會照顧制度的一個單位環節。」（2018：23）。福利社區化的論述與政策安排中，社區被扁平化為可機械複製地「照顧服務輸送機制」（2018：17）。此種對於社區的工具性（instrumental）認識，阻礙由情感（sentimental）以及構成（constitutive）兩個面向認識社區豐富性的機會，也讓社區工作被簡化為案主與消費者間的關係，而少了重要的公民以及共同生產者的角色⁹。黃彥宜（2016）以及蔡弘睿、張菁芬（2016）在討論社區賦能時¹⁰，均指出臺灣過往的政策中，社區一直被視為是執行政策的基層，而缺少對社區種種能力培養的關注，乃至對社區永續發展路線的深入思考。長期以來由工具化角度認識社區的結果是，社區能力的培養集中在少數幹部身上，且培養的多是工具性知識，社區長遠的發展方向則深受政府政策與補助影響（蔡弘睿等人，2016）。而在無力改變既有權力結構的困境下，社區民眾的參與非但無法達成賦能的效果，還可能走向消權。而掌握政策與補助資源的政府，對於社區能力培養的想像往往更接近新自由主義的自助（self-help），試圖以社區組織、市場力量填補政府自公共服務退卻的空缺（黃彥宜，2016）。換言之，工具化角度所認識、定位的社區，或

⁹ 工具性、情感性和構成性三種不同意義的社區，乃 Michael Sandel 所提出，張世雄由這三種不同意義繼續發展出社區工作的不同路徑與樣態（2018：16-18）。

¹⁰ 兩篇文章中使用不同詞彙來說明 empowerment，黃彥宜（2016）使用「充權」，而蔡弘睿等人（2016）則使用「培力」。本文延續前面之用法，於介紹兩篇文章觀點時均改成使用本文使用之「賦能」一詞。

可在特定功能上補充公共資源之不足，達成特定的社會治理效果，但並不利於社區居民凝聚公共意識、帶動集體行動，並進一步反思、共創社區所欲追求的永續價值。這一段所介紹的研究中，均強調賦能社區、強化社區治理與社區營造的重要，而這也呼應了本文對於模式 R 時間銀行的介紹與反思：工具化、效用主義視角切入的時間銀行，最終可能過分單薄而無法永續運作。

回到模式 R 時間銀行，本文在此提出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時間銀行的運作真的更有效率嗎？根據 Naughton-Doe, Cameron and Carpenter (2021) 三人針對英國六個成人社會照護 (adult social care) 時間銀行的研究，因為相關交換的規則太多太複雜、官僚科層的影響、資源不足、以及家長式專業文化 (paternalistic professional culture) 的因素的影響，這六個具有共同生產面向的時間銀行，在社會照護的表現上並不如預期般順暢。換句話說，單就填補市場經濟中需求無法滿足的面向而言，時間銀行看似提供一個便捷的替代方案，但若考慮到時間銀行中的交換不涉及社會上已熟悉應用的貨幣，有些服務項目甚且還需要加權計算時數，交換開啟前的供需需要調查且進行媒合，而每筆交換的紀錄都須記錄下來，也需思考累積的時數是否有數量及時間上的上限規定，以及可能出現的跨社區交換等問題。就算導入數位科技的協助，亦同樣需要人力及資源的投入才得以維持系統之順暢運作，凡此種種均需要時間銀行的參與者共同討論才能確定，這些過程比使用貨幣購買服務或商品要複雜許多，也需要投入一定的營運及維護成本，考慮到這些因素後，本文認為很難輕易認定時間銀行的運作比市場經濟更有效率。

本文強調，對時間銀行效用主義式的認識雖然可能在短時間內讓社會清楚聚焦特定時間銀行的訴求，並得以有效動員對特定需求有關注的行動與社會資源投入，短期內可收到補充市場經濟之不足，有效應對特定社會需求之成果。然而就長期而言，此種效用主義式的認識論反而可能限制時間銀行於社會中的

廣泛推廣與應用，甚而窄化、單薄化對時間銀行的認識。簡言之，本文認為由效用視角切入認識、推廣的模式 R 照護資源替代服務時間銀行，就像是把雙面刃一般，一方面有助於聚焦特定社會需求，吸引參與者投入並動員資源；但若缺乏鼓勵更多元參與的機制設計，則長期以來反將讓自身的時間銀行運作陷入停滯的困境，在共同生產、創造社會資本、賦能社區的目標上也同樣較難長足推進。這個模式的時間銀行雖然透過動員更多民眾投入服務，但只在既有的社會關係上向外延伸，時間銀行同樣關注的交換互助、共同生產等面向較難在此模式中取得長足進展¹¹¹²。

此外，本文也要強調，模式 R 時間銀行並非來自真空，而是因應著國際與國內政治經濟結構變遷，隨著國家職能以及國家－社會關係的轉換，以一不同於純粹市場經濟的替代性角色出發，倡議時間銀行此一社會創新模式。前述吳子明（2020）關於英國福利政策的研究中，即清楚指出儘管保守黨於 2010 年擊敗新工黨重新執政後，提出大社會的構想試圖召喚更多的社區參與，然而政府退位後的空缺仍是由市場力量所進入填補，本文認為這也反應了新自由主義治理性由冷戰末期至全球化時期向生活世界諸領域擴散的成果。模式 R 時間銀行由效用主義出發，看似找出一條不同於市場經濟的路線同時，卻不自覺地複製市場經濟的邏輯話語，這背後的動態關係，必須透過全盤地政治經濟分析始得掌握。

¹¹ 弔詭的是，正是在與市場經濟結合的新自由主義論述框架中，才有了爭論兩者中何者較有效率的需要。不論是 Cahn 認為時間銀行的運作較市場更有效率，或是由不同實證案例中看到時間銀行的無效率，這類效用主義的思考均反應了一定的經濟理性。

¹² 作者在臺灣的田野調查中發現，各種類型的交換是否有效率，與所處社會之文化價值觀有關。作者將在未來研究發表中進一步由社會文化的角度分析時間銀行各種交換機制。

肆、模式 E (Empowering)： 行動者與社區賦能的時間銀行

上一節中討論到 Cahn (1994) 關於高齡政策一文，他於文中提到社會逐漸失去對市場經濟的控制，這也呼應了上一節中所介紹的 Polanyi 之研究(1944)。而既然市場經濟無法輕易切掉與所處社會的連結，那麼主張市場經濟應由純然的經濟理性主導之論述，往往就會忽略支撐起市場經濟運作的社會生活諸多面向。Neva Goodwin 區分出兩種不同模式的經濟：市場（金錢）經濟以及核心（時間）經濟（core economy），雖然兩者皆為促進人類社會發展所需，但與社區、家庭發展緊密相連的核心經濟，在市場經濟中處在邊緣位置。核心經濟關注的是那些不為金錢所驅動的價值，像是歸屬感、關懷、奉獻與合作等。要發展核心經濟，就需要將人力資本投入那些維繫日常生活所需的活動中，包括：幼童與老人照護、健康照護、家務勞動、社區支持等等（Weaver et al., 2016; Goodwin, 2018）。

Gibson-Graham et al. (2013) 也曾使用過冰山做為比喻，形容那些許多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經濟概念，像是薪資勞動或市場等，都只是龐大冰山在水面上的一部分，水面下更廣大的部分，則是那些關於不同價值（values）如何生產、交換與分配的多元面向，而這些早已出現在人類的生活中多時。但這些人類生活中的豐富面向，在市場經濟結合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全面擴張其影響至社會各面向之時，也面臨嚴重的挑戰。市場經濟中，一個人的價值往往取決於其在勞動市場的定位，育兒、家務勞動、守護社區、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等這些原本可能透過不同形式進行交換的價值，因為缺乏市場上的價格（price），往往就不受國家與市場重視。Gibson-Graham (2006) 以及 Gibson-Graham et al.

(2013) 提醒，由經濟整體是一座冰山的隱喻出發，我們才可能探索經濟多樣性 (economic diversity)，社會才有機會思考如何奪回 (take back) 並重構 (reframing) 經濟，開始由倫理、生態、社會的視角重新思考經濟生活的安排。對於 Gibson-Graham 來說，時間銀行正是諸多得以邁向共同體經濟 (community economy) 的一種另類經濟 (alternative economy)。

具體實踐部分，Amanatidou, Gritzis and Kavoulakas (2015) 針對希臘研究指出，由於深受 2008 年起之金融危機的衝擊，至 2013 年時，全國失業率已經達到 27.5%，青年人的失業率甚至達到 60%，公部門薪資縮減 35%，年金待遇至少縮減 40%，社會中估計有 28% 的人沒有健康保險。希臘政府的緊縮 (austerity) 政策導致公共及社會服務資源嚴重不足，引起社會強力反彈。面對社會治理近乎崩解的情況下，自 2011 年起的「廣場運動」 (squares movement)，除了透過佔領公共空間以及示威向國家的緊縮政策表達不滿外，也在運動過程中轉化這些公共廣場成為依據團結 (solidarity) 以及自我組織 (self-organization) 為基礎的新型態社區生活，在這些社區生活中，參與者自主提供包括法律、食物、清潔、藝術活動、安全、溝通等服務，並在這些運作基礎上催生了希臘的第一個時間銀行：雅典時間銀行 (Athens Time Bank)。此後希臘各地也陸續出現其他時間銀行組織。

在這個背景下誕生的許多希臘時間銀行組織，在面對金融危機以及緊縮政策導致的治理失能等多重衝擊時，試圖打造不同的交換體系與服務類型，以回應各地不同的社會需求。這些時間銀行組織在運作上各有差異，目標上則包括了：「以無需使用金錢 (moneyless) 的方式提供服務；強調互助 (mutual assistance)、互惠、平等以及反歧視等原則，以展現成員間之創意；分享每個人的技能 (skills) 以及能力 (capacities)；以及正視人們的關係，建立足以對抗危機與恐懼的安

全閱」(Amanatidou et al., 2015: 318)。這些時間銀行組織也多強調應用直接民主進行管理，以及決策的開放性與資訊透明等基本原則。

Amanatidou et al. (2015) 在分析希臘四個時間銀行案例，並與時間銀行相關文獻比較研究後指出，希臘時間銀行發展的主要動力在於利用集體行動與地方資源，以無需使用金錢的方式滿足社區需求，進而克服金融危機對社區所帶來的種種負面影響。因為面臨的危機是如此巨大，希臘時間銀行的服務對象與傳統上關注高齡、失能者較為不同，除了這些族群外，也延伸至「失業者、接近或已經在貧窮邊緣者、甚至感到孤立及無助者」(Amanatidou et al., 2015: 321)。此外，希臘在面對金融危機後所出現的治理失能，加上過往希臘社會缺乏強健第三部門的影響，也讓希臘的時間銀行自始即沒有來自公部門與第三部門的資金支持。

希臘的幾個案例中顯示時間銀行可以將人群與團體組織、社區凝聚在一起，形成社會資本與互惠網絡，進一步挖掘在市場經濟中不被重視的各種勞動工作，讓人們與社區可以從被傳統經濟邊緣的環境中重新發現自己與互惠合作的未來。這些社會面對嚴重的金融、經濟與危機，既有的市場經濟模式已經無法滿足各項社會服務的需求，在這個時刻發展出的時間銀行，除了發揮替代功能，讓各類服務得以在不同的時間銀行系統中交換取得之外，作者們特別強調這些時間銀行運作中增加社會資本、促進社區賦能、帶動共同生產、乃至促成社會變遷的多元面向。

本文指出，這類試圖反思既有市場經濟運作，進而在重建社區與社會連帶過程中，重構經濟與社會關係的時間銀行，展現出時間銀行發展過程中更為基進批判的面向。由這類視角出發的時間銀行倡議與實踐，不滿足於僅將時間銀行用於滿足市場經濟沒有關注到的那些社會需求，而是更進一步地反思市場經濟與整體社會運作間的關係，深入探討哪些人在市場經濟的運作中被排擠、排

除而走向邊緣化。最終則思考如何在時間銀行的運作中，平等地看待這些邊緣化的行動者，正視每個人身上的獨特資產與價值。Diprose (2017) 也是由長期被薪資勞動市場所忽略的女性生養育及照護工作出發，整合 Rancière 的基進平等 (radical equality) 與民主政治理論，探討紐西蘭 Wellington Timebank 運作中的另類勞動交換 (labour exchange)，如何讓不同主體得以平等地重構其自身，過程中參與者有機會重新認識自己與他人的種種價值。由這個視角出發的時間銀行，更著重對所處社會的政治經濟分析，藉此更深刻地掌握為主流市場經濟所排擠的邊緣行動者與社區，時間銀行於這些社區的運作，除賦能邊緣行動者外，也逐步地重構各種社會關係。

在光譜這一端的各種模式 E 時間銀行，與協力經濟 (Collaborative Economy)、社會團結經濟 (Social and Solidarity Economy) 或民主式經濟 (Democratic Economy) (Kelly and Howard 原著，楊理然譯，2019; Utting, van Dijk and Matheï, 2014) 等另類經濟一般，均批判獨重經濟理性的市場經濟，將使我們忽略人類生活的豐富面向，也無法讓所有位處不同社會階層的個體，於各類型的經濟交換中讓自己、讓社區、讓環境走向更正向、更永續的路徑。模式 E 的各種時間銀行實踐，因而也更能正視社區與個體賦能、社區連結與建立社會資本、以及永續發展的重要性。然而也正因為市場經濟的運作原則已經逐步滲透至人類生活各層面中，若非遭遇嚴重的經濟與治理危機，本文認為要讓時間銀行的參與者，成為反資本主義霸權運動中的同志 (Rice, 2014)，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一件事。相較於組織化的勞工運動或其他社會運動，許多時間銀行的參與者本身所擁有的社會資源就不夠豐沛到足以滿足其社會需求，對這些參與者來說，時間銀行的吸引力在於其能不透過市場經濟而滿足需求，而不在於更基進地反思甚至改變體制結構。而要落實互惠互助、多元交換的理念，就必須在時間銀行的運作中納入更多不同階層的人們，這也增加深化對話進而組織動員的難度。

換句話說，除非有深刻受經濟體制壓迫的經驗，時間銀行的參與者還是與挑戰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運動者有著本質上的差異。時間銀行的諸多實踐自然是另類經濟的一種，都有助於參與者反思既有經濟體制中，人與社區、社會，以及經濟與社會間的種種關係。然而並不是所有另類經濟都以基進挑戰市場經濟運作的姿態出現，而是如本文所提出的光譜視角般，不同的另類經濟也處在一個連續體（continuum）中，各有其所關注的政治與社會議程，也會因參與者的組成變化而時時改變調整（Eskelinen and Venäläinen, 2020）。本文因而指出，坐落在光譜這區的時間銀行，是在特定的社會脈絡中生成發展，脫離這些政經背景與脈絡，這類時間銀行的推動將更為辛苦，較難大規模地於社會中擴散其機制與影響力。然而本文同時也指出，這類時間銀行的存在有其必要，一如基隆暖暖的案例所顯示，正是有這些真實而貼近社區的交換具體出現，也才讓社會大眾有機會認識到：即使不仰賴政府與市場的資源，一個得以賦能自我與社區、創造社會連帶的互助交換，是真的有可能在這個社會中出現並良好運作著。

另外一個需要注意的，一如前述幾位學者對社區與社區培力的研究中指出，社區的賦能若朝著工具化的方向發展，缺乏社區多元面向的關注以及社區居民的參與與意識覺醒，則賦能甚而可能走向消權（黃彥宜，2016；蔡弘睿等人，2016；張世雄，2018）。本文指出，模式 E 時間銀行存在多元樣貌，由社區賦能角度出發的同時，仍需回顧對社區的想像與認識，反映了何種政治經濟結構變遷以及國家職能變化，並呼應了何種治理理性（rationality of government）。光譜此側的各種時間銀行倡議與實踐，固然更接近 Polanyi 提出的第二重運動，但第一重運動的市場力量在此也持續進展。

伍、模式 G (Grossing)：營利導向共享服務

在過去十年間蔚為風潮的共享經濟／分享經濟 (sharing economy)，與時間銀行的核心概念也有許多相似之處。分享的行為在人類社會中很早就出現於家庭以及較小規模的群體中。Belk (2010) 指出對個體來說，家庭中的成員可算是延伸的自我 (extended self)，因而家庭中的資源分享得以開展，養育後代 (mothering) 以及家庭內部資源的整合分配 (the pooling and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within the family) 是分享的兩種原型。而除了家庭之類的內部分享 (share in) 外，外部分享 (share out) 則是個體與陌生人間的分享，這種外部分享也可以稱之為協力消費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 (Belk, 2014)。

協力消費現象一方面源起於對消費主義文化下過度消費現象的反思，追求以更永續的方式投入消費 (Botsman and Rogers, 2011)。資訊科技的發展協助具有永續意識的消費者，得以透過相關技術應用降低相關協調成本，當代形式的共享經濟，即在有開放、開源 (open source)、共享等文化的美國矽谷開始發展 (Hamari, Sjöklint and Ukkonen, 2015)，並結合商業與技術創新模式持續擴展其影響力。伴隨著數位資訊科技發展所出現的開放文化，持續挑戰集中化的權力模式，以追求一自我管理、自我組織、且能自我維繫的系統為目標，在產權議題上挑戰私有財產，主張共同產權 (ownership in common)，這種開放式的文化也影響著共享經濟的發展 (Martin and Upham, 2015)。

共享經濟中用以分享、共享的標的則是不同尺度的閒置資源，如可供陌生人短期入住的沙發、房間，多數時間不使用的各種家中裝修工具，以及同樣多數時間維持低使用率的車位乃至私人汽車等。在數位資訊快速發展的時代中，可透過平台媒合供需雙方，讓各種閒置資源間的調度、協調成本大幅降低，得

以順利於社會中推動各種不同類型的共享經濟。資源的充分利用無疑能減少社會中各種冗餘浪費，也能減少能資源的耗用，更能在整合商業模式後讓願意提供閒置資源的個人獲取一定的經濟利益。回顧共享經濟概念的提出與實踐，乃先由特定的社會與公共價值所驅動，其後才隨著科技發展開發出創新的商業應用模式。本文認為，理想的共享經濟中，經濟領域是以不同程度鑲嵌在社會中，在其中主導的不僅是純粹的經濟理性。

時間銀行重視每個人均具有獨特資產，且由每個人的資產與價值重新定義工作這兩個核心關懷，在理論層次上相當接近當代共享經濟的討論。不同人身上固然具有獨特的資產，但這類資產如果沒有進入到社群、關係中，以單向貢獻或雙向交換的方式提供給他人使用，不論這些資產的價值再高，都只是閒置的資源，而無法發揮其對個人、家庭、社區乃至社會的正向積極作用。時間銀行運作中的雙向互助交換，也得以讓社區中更多不同閒置資源得以活化應用。兩者差異在於，共享經濟中用以提供或交換的標的，往往是具體的物件或空間，而時間銀行中則多半以非物質的各類服務為主。但兩者在概念演繹以及實踐過程中，的確有一定的親近性，彼此的核心關懷甚可於不同層次互相對話補充。一些研究中，時間銀行也被視為是共享經濟的一種類型（Arcidiacono, 2018）。多數時間銀行運作中並不會如營利導向的共享經濟一般，以服務（閒置資源）換取一定的經濟利益，但時間銀行中仍有不同形式，包括服務與物品間的交換存在。

共享經濟的發展有部分緣起於對既有市場經濟中過度消費模式的反思，亦重視互助、分享、開放等與經濟理性並不相容的社會關懷，因而也可以看成是將經濟領域鑲嵌於社會中的一種努力與理想。然而在不同類型與範疇的共享經濟之商業營利模式開始成功營運後，經濟試圖脫嵌於社會的動力似乎又在這些特別成功的共享經濟模式中浮現，資本獲利以外的許多社會與環境考量不再是

這些共享經濟的核心關懷。比方說 Uber 在世界各地遭遇的勞動條件及服務品質缺乏保障等問題，以及更嚴重的，這類共享汽車實踐究竟有沒有辦法具體減少私人載具部門的碳排放量等爭議(Anair, Martin, de Moura and Goldman, 2020; Ward, Michalek and Samaras, 2021)。Airbnb 平台上則存在各類對消費者欠缺保障的糾紛，以及由平台所帶起的在地房屋市場炒作等問題(Barker, 2020)。凡此種種皆讓批評者指出當代共享經濟的實踐，只是再次延續既有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模式(Bardhi and Eckhardt, 2012; Benner, 2014; Eckhardt and Bardhi, 2015)。此外，也有研究指出具有相似文化資本的人們較容易在共享經濟平台上媒合而發展交換關係，因而在實際運作上，此一基於開放精神而發展的機制，反而更容易強化既有的社會區隔(Schor, Walker, Lee, Parigi and Cook, 2015)。

本文認為，發展商業模式本身並無可議之處，但一如 Gibson-Graham(2006)以及 Gibson-Graham et al. (2013)的提醒，經濟生活作為人類社會生活的一部分，除了市場上的交易以及資本的追逐外，還蘊藏著非常豐富的面向，這些多元的另類經濟(alternative)之概念與實踐，有些甚且與主流的市場經濟相差甚遠。當特定共享經濟模式的運作只採納市場經濟的原則，透過將各種社會上的閒置資源轉化為可定價的商品，並據此追求獲利極大化時，那麼這類共享經濟就很難在其中創造有意義的社群／社區連結，並擴大參與者的社會資本。共享經濟由興起時的理想浪潮到至今遭致越來越多的批評，正好讓我們見證經濟領域鑲嵌脫嵌於社會過程中的諸多動能。時間銀行與共享經濟兩者間有一定程度的理論與實踐親近性，推動時間銀行的組織中也不乏積極建立商業模式者，本文認為追求穩定永續商業模式對許多社會組織來說都有其重要性，但如果過程中讓市場經濟邏輯主導相關機制與治理模式的建立，那麼發生在商業型共享經濟中的負面互惠(negative reciprocity)現象，也就是因為共享經濟的使用者只顧及自身利益，而無視對其他使用者權益的影響，而導致共享標的折損甚鉅的

情形 (Bardhi et al., 2012)，也終於時間銀行中出現。負面互惠現象的出現，也代表共享經濟、時間銀行所蘊含的公共性已然消逝。共享經濟的許諾與失落，均是時間銀行推動者可深切借鏡之處。

如前所述，現實生活中尚未出現光譜左端這種以營利為導向的時間銀行，然而市場經濟試圖將社會不同領域予以商品化的脫嵌努力始終未停歇，加上初始帶著開放、互助、分享等理想的共享經濟，亦已經出現向市場經濟大幅傾斜，以資本獲利為核心考量的營利模式，因而本文認為不能排除未來在光譜這端出現營利導向時間銀行機構或服務模式之可能。這一模式的時間銀行中，社會關係將由經濟理性主導，進行單純的商品、服務與貨幣之交換。

陸、討論與結論

本文由時間銀行相關研究出發，由探討經濟多樣性之光譜出發，提出 R-E-G 三種時間銀行模式的觀察與批判。本文認為透過經濟多樣性的光譜來認識不同時間銀行的核心關懷，將更有利於時間銀行的研究者、參與者以及倡議者由具體的社會脈絡出發，深入掌握不同時間銀行的定位以及未來可能的變遷方向。許多人固然認為時間銀行有別於市場經濟的運作，但 Eskelinen and Venäläinen (2020) 針對芬蘭共享汽車 (ride sharing) 及時間銀行兩種另類經濟之比較研究顯示，時間銀行的參與者中，有不少人仍然使用市場經濟的語彙與概念來認識、介紹自己所處的時間銀行運作。換句話說，處在不同的文化脈絡以及社會結構中，不同行動者所描述、觀察、或期待的時間銀行，可能存在非常大的差異，本文初衷因而在由經濟多樣性光譜出發，整理三個理念型的时间銀行模式，以利未來時間銀行研究的深入對話以及更廣泛地推廣應用。

由本文整理出的經濟多樣性光譜圖中可以見到，在光譜兩極間存在多樣的經濟活動以及訴求與組織方式各異的種種另類經濟。當代時間銀行之發展由對市場經濟運作下，諸多社會需求無從滿足的質疑出發，自然也是另類經濟之一種。而一如各種另類經濟的運作與論證中，均可能隨著時空環境以及社會經濟脈絡之變化，於此一光譜中移動其位置，要掌握當代各種類型之時間銀行，透過其光譜位置出發，將能有較通盤的認識。

在已開發國家普遍面對高齡化壓力下，面對政府與社會資源不足之現象，導入時間銀行時往往由效用主義的視角出發，將時間銀行做為市場資源不足之補充與替代。本文認為這樣的視角切入有其效益，能讓已經習慣市場與貨幣經濟運作的社會大眾，能快速地掌握時間銀行與傳統經濟運作之不同處，並能有效地吸引相關族群投入服務交換之過程。然而本文同時也指出，時間銀行理論與實踐關切的，除了透過此一社會創新體制滿足那些在市場經濟中無從滿足的社會需求之外，還包括在各類型的互惠交換過程中，讓被市場排除或忽略的邊緣個體與社區得以賦能，讓當代社會中逐漸稀薄的社會連結得以重建，並在此過程中創造更多有利社區與個人發展的社會資本。若只關注時間銀行帶來的各種效益，而忽略生存於光譜右側之多元行動者與經濟交換活動，那麼效用主義式的時間銀行，有一天也可能為光譜左側的市場力量所吞噬。

與此同時，儘管光譜右側的模式 E 時間銀行呼應著社會與團結經濟、民主式經濟等更為深刻反思既有體制運作的思考，但本文也指出，這類時間銀行之發展有其特別的社會脈絡，往往出現在主流經濟運作出現危機且影響到社會中許多人之生存時，或是在許多草根運動的基礎上發展。這類時間銀行因其運作效率相對較低，成果醞釀需要更長的時間，以及所追求之目標更加偏離社會大眾對市場經濟的想像，往往也不容易獲得媒體關注。但於這些時間銀行中的種種實踐，卻也正足以提醒研究者乃至公眾，與市場經濟、薪資勞動以及貨幣交

換不同的生活與社區，是可能真實存在且持續運作的。本文認為，這些具有各種可能性的另類實踐存在，更能鼓勵不同時間銀行的參與者投入更多元的服務交換中，並由實踐過程中得以感受各種社會關係之差異。

整體而言，一如圖 1 中所展示的，由經濟多樣性的光譜出發，可以整理出 R-E-G 三種理念型模式，三種模式中位於光譜左側的模式 G，市場經濟的滲透最為深刻，生活中諸多面向已經導入市場營利的機制，各類服務也面臨商品化的壓力。位於光譜中間地帶的模式 R，反映當代國內外許多與高齡照護結合的時間銀行實踐，以補充替代照護資源的關切倡議時間銀行的推動，其對效益的關注讓模式 R 與市場經濟邏輯仍有諸多親近之處。光譜最右側的模式 E 則呈現最多樣、多元的經濟樣態以及行動者，光譜這側中的行動者較能接受缺乏效率與具體效益地溝通及交換行為，也更願意嘗試、探索市場經濟以外的各種另類經濟，乃至與這些另類經濟結合的多樣社會價值。本文進一步將三種時間銀行模式之特質整理成下表 1：

表 1：經濟多樣性光譜中三種時間銀行模式之整理

| | 模式 G | 模式 R | 模式 E |
|------|--|---|--|
| 核心精神 | 營利導向 | 照護資源替代 | 行動者與社區賦能 |
| 經濟樣態 | 市場經濟 | 補充市場經濟 | 另類多元經濟 |
| 目標 | 商品化與營利 | 滿足照護需求 | 推動落實各種社會價值 |
| 範例 | 尚未出現於真實社會。時間銀行機制的部分環節可能營利化，但時間銀行的交換標的仍未商品化且涉及貨幣交易。 | 多數與照護需求結合之時間銀行。 本文引介個案包括：臺灣、日本、美國、英國 | 需重建社會連帶之社區 本文引介個案：希臘金融危機後之時間銀行。 臺灣基隆暖暖之社區換工。 |

本文認為除了尚未出現於光譜左側的模式 G 時間銀行外，社會中需要處在光譜不同位置的時間銀行，並創造一個民主而開放的對話空間，讓基於不同理念投入時間賦能銀行的倡議者們，除了在實務上可以討論可能出現的跨社區／社群交換外，也得以看見彼此的核心關懷。許多時間銀行發展的初始用意，即在於看見這些主流市場經濟視角中看不見或刻意忽略的個體，以及蘊含於這些個體中豐富而多元的價值。有著不同核心關懷的時間銀行，若得以看見彼此的存在與努力，無疑也是挖掘更多有意義的社會價值，本文認為不同的價值得以進到服務交換體制中，將更能刺激時間銀行的應用，帶動互助互惠文化於各類社區與社群中的發展。

受限於篇幅，本文尚未能針對作者投入研究之各個時間銀行案例進行結合政治經濟分析的深入探討，本文中列舉了日本、美國、英國、希臘、台灣在不同社會歷史階段的时间銀行，以及美國和芬蘭的共享經濟。這些個案與其所發生的歷史社會結構，值得更進一步分析。作者未來將在本文之基礎上，逐一討論各具啟發性的案例，是在何種政治經濟結構變遷以及國家職能轉換的脈絡下發展運作。此外，本文也未及深入討論各類資訊科技對時間銀行發展的影響，這也將是下一步研究的重點。時間銀行不是社會運動，但也可以是另類的社會運動。時間銀行不是市場經濟的替代系統，但也可以是市場經濟的重要補充。科技應用帶來的便利性可能讓時間銀行擴及到更多元的使用者，但也可能創造資本介入的空間。本文認為，時間銀行的發想本就是在具體的歷史情境中孕育生成，其理論發展與關照因而也總持續與各種歷史情境對話，因而呈現多元彈性，但有時未必能精確掌握其核心關懷的情形。本文在經濟多樣性光譜中區分出的時間銀行模式不是為了錨定其位置，而是讓研究者與社會大眾得以有個參照，進一步開啟與不同時間銀行模式之認識與對話。

參考文獻

- 中國統計年鑑編委會（2020）。《中国统计年鉴—2020》。中國：中國統計出版社。（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Editorial Board (2020).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2020*. China: China Statistics Press.）
- 王潤奇（2019）。〈時間銀行：社區協作經濟的發展路徑探討〉。《青年探索》，220（2），27-36。（Wang, Runqi (2019). Time Bank: Discussion on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Community Cooperative Economy. *Youth Exploration*, 220(2), 27-36.）
- 吳子明（2020）。〈福利國家鉅變下的市場解放與社區復興：英國「大社會」引發的福利政策爭論〉。《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刊》，10（2），1-36。（Wu, Zi-Min (2020). Market Liberalization and Community Revival under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of Welfare State: the Big Society and the Welfare Policy Controversy in the UK. *Journal of Community Work and Community Studies*, 10(1), 1-36.）
- 吳明儒（2014）。〈發展以關懷互助為核心之社區工作模式先導性研究〉。衛生福利部 102 年度委託科技研究計劃（M02D7101）。臺北市：衛生福利部。（Wu, Ming-Ju (2014). *The Pilot Study for Developing Reciprocity-based Community Work*.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 Commissioned by th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M02D7101). Taipei: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 吳明儒（2016）。〈社區換工的實踐理念與經驗反思〉。《社區發展季刊》，154，236-256。（Wu, Ming-Ju (2016). The Ideas and Reflection of Community

Action Program for Mutual Aid.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Quarterly)*, 154, 236-256.)

吳明儒、劉宏鈺、歐紫彤（2018）。〈共同生產觀點探析社區照顧整合體系之建立－以頂菜園社區為例〉。《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刊》，8（3），123-160。（Wu, Min-Ju, Hung-Yu Liu and Tzu-Tung Ou (2018). Analysis of the Community Care Comprehensive System Established on Co-production: Ding-Caiyuan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as an Example. *Journal of Community Work and Community Studies*, 8(3), 123-160.）

林慧慈、劉弘煌（2018）。〈時間銀行在現代社區發展的意義與實踐〉。《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刊》，8（2），1-42。（Lin, Hui-Tzu and Horng-Hwang Liou (2018). Interpretation and Practice of Time Bank in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of Community Work and Community Studies*, 8(2), 1-42.）

張世雄（2018）。〈高齡社會中的社區照顧與社區政策：社區要怎樣照顧？〉。《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刊》，8（3），1-34。（Chang, Shysyung (2018). Community Policy and Community Care for the Aged Society Let the Community “Care” for Us? *Journal of Community Work and Community Studies*, 8(3), 1-34.）

陳功、黃國桂（2017）。〈時間銀行的本土化發展、實踐與創新-兼論積極應對中國人口老齡化之新思路〉。《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54（6），111-120。（Chen, Gong and Guogui Huang(2017). The Localized Development, Practice and Innovation of Time Banks in China: on the Ageing of Popula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54(6), 111-120.）

黃彥宜 (2016)。〈社區充權：臺灣與英美經驗的對話〉。《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刊》，6 (2)，55-94。 (Huang, Yen Yi (2016). Community Empowerment in Taiwan: A Dialogue Regarding the Perspective of Empowerment in the UK and the US. *Journal of Community Work and Community Studies*, 6(2), 55-94.)

楊帆、曹艷春 (2019)。〈基於社會交換理論的我國時間銀行養老服務模式影響因素分析〉。《東北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21 (4)，381-387。DOI: 10.15936/j.cnki.1008-3758.2019.04.008 (Yang, Fan and Yan-chun Cao (2019). An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ime Bank Old-Age Service Model in China Based on Social Exchange Theory. *Journal of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1(4), 381-387.)

蔡弘睿、張菁芬 (2016)。〈探究社區根本的價值與能量：從英國的社區培力與發展經驗探討臺灣的社區培力機制〉。《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刊》，6 (2)，27-54。 (Tsai, Hung-Jui and Chin-Fen Chang (2016). Return to Basic Value: Explore the Empowerment Mechanism of Community in Taiwan from Community Development Experience in Britain. *Journal of Community Work and Community Studies*, 6(2), 27-54.)

劉宏鈺、吳明儒 (2014)。〈從社會資本取向比較兩岸三地時間銀行之經驗〉。《臺灣社會福利學刊》，11 (2)，1-45。 (Liu, Hung-Yu and Min-Ju Wu (2014). A Preliminary Comparison on Time Bank Experiences of Taiwan, China and Hong Kong: Social Capital Approach. *Taiwanese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11(2), 1-45.)

Amanatidou, E, G. Gritzis, K. Kavoulakos (2015). Time Banks, Co-Production and Foresight: Intertwined towards an Alternative Future. *Foresight*, 17(4), 308-31.

- Anair, D, J. Martin, M. C. P. de Moura, and J. Goldman (2020). *Ride-Hailing's Climate Risks: Steering a Growing Industry toward a Clean Transportation Future*. Cambridge, MA: 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 Retrieved 15-05-2022, from <https://www.ucsusa.org/resources/ride-hailing-climate-risks>.
- Arcidiacono, D. (2018). Reciprocity in the Sharing Economy: the Case for Time Banking Platforms. in Cruz I., R. Ganga and S. Wahlen (eds.), *Contemporary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 (17-33). Wiesbaden: Springer VS.
- Bardhi, F. and G. M. Eckhardt (2012). Access-Based Consumption: The Case of Car Sharing.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39(4), 881-898.
- Barker, G. (2020). The Airbnb Effect on Housing and Rent. *Forbes* (2020/2/21). Retrieved 15-03-2020, from <https://www.forbes.com/sites/garybarker/2020/02/21/the-airbnb-effect-on-housing-and-rent/?sh=178b4aa82226>.
- Belk, R. (2010). Sharing. *The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36(5), 715-734.
- Belk, R. (2014). You Are What You Can Access: Sharing and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 Online.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67(8), 1595-1600.
- Benner, K. (2014). A Secret of Uber's Success: Struggling Workers. *Bloomberg* (2014/10/02). Retrieved 01-09-2018, from <https://www.bloomberg.com/view/articles/2014-10-02/a-secret-of-uber-s-success-struggling-workers>.
- Botsman, R. and R. Rogers (2011). *What's Mine is Yours: How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 is Changing the Way We Live*. London: Collins.
- Bovaird, T., S. Flemig, E. Loeffler and S. P. Osborne (2019). How Far Have We Come with Co-Production and What's Next? *Public Money & Management*, 39(4), 229-232. DOI: 10.1080/09540962.2019.1592903

- Cahn, E. and J. Rowe (1992). *Time Dollars: The New Currency that Enables Americans to Turn Their Hidden Resource - Time - into Personal Security & Community Renewal*. New York: Rodale Press.
- Cahn, E. (1994). Aging Policies, Entitlements, and the Deficit. *Journal of Aging & Social Policy*, 6(1-2), 119-141. DOI: 10.1300/J031v06n01_0
- Cahn, E. (1999). Time Dollars, Work and Community: from 'Why?' to 'Why not?'. *Futures*, 31, 499-509.
- Cahn, E. and C. Gray (2005). Using the Coproduction Principles: No More Throwaway Kids. *New Directions for Youth Development*, 106, 27-37. DOI: 10.1002/yd.116
- Clement, N., A. Holbrook, F. Daniella, J. Macneil, M. Smith, K. Lyons and E. McDonald. (2017). Timebanking, Co-Production and Normative Principles: Putting Normative Principles into Practi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ty Currency Research*, 21, 36-52.
- Collom, E., J. N. Lasker and C. Kyriacou (2012). *Equal Time, Equal Value: Community Currencies and Time Banking in the US*. London: Ashgate Publishing.
- Daly, H. and J. Cobb (1989). *For the Common Good: Redirecting the Economy toward Community, the Environment and a Sustainable Future*. Boston: Beacon Press.
- Diprose, G. (2017). Radical Equality, Care and Labour in a Community Economy. *Gender, Place & Culture*, 24(6), 834-850.

- Eckhardt, G. M. and F. Bardhi (2015). Sharing Economy Isn't about Sharing at All.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Retrieved 28/08/2018, from <https://hbr.org/2015/01/the-sharing-economy-isnt-about-sharing-at-all>.
- Eskelinen, T. and J. Venöläinen (2020). Economic Moralities in Self-Organised Alternative Economies: the Finnish Cases of Ridesharing and Timebank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Policy*, 41(5/6), 657-672. DOI: 10.1108/IJSSP-11-2019-0241
- Fang, S. (2009). Governing Environment: Governmentality in Global Climate Politic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7(10), 17-35.
- Foucault, M. (1991). Governmentality. in Burchell, G., C. Gordon and P. Miller (eds.) *The Foucault Effect: 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 (87-104).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 Foucault, M. (2007). *Security, Territory, Population: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77-1978*.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 Foucault, M. (2008).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78-1979*.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 Gordon, C. (1991). Governmental Rationality: An Introduction. in Burchell, G., C. Gordon and P. Miller (eds.) *The Foucault Effect: 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 Gibson-Graham, J. K. (2006). *A Postcapitalist Politic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Gibson-Graham, J. K., J. Cameron and S. Healy (2013). *Take Back the Economy: An Ethical Guide for Transforming Our Communiti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Granovetter, M.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3), 481-510.
- Gregory, L. (2020). Pride and Purpose: Reflections on Timebanking Practice for Fostering Social Networks in Wellbeing Improvement Schemes.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50(3), 627-644. DOI: 10.1017/S0047279420000367
- Goodwin, N. (2018). There is More Than One Economy. *Real-World Economics Review*, 84, 16-35. Retrieved 21/06/2020, from <http://www.paecon.net/PAEReview/issue84/Goodwin84.pdf>.
- Hamari, J., M. Sjuklint and A. Ukkonen (2015). The Sharing Economy: Why People Participate in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67(9), 2047-2059. DOI: 10.1002/asi.23552
- Hollingsworth, J. R. and R. Boyer (eds). (1997).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The Embeddedness of Institu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Raworth, K. (原著)，范堯寬、溫春玉 (譯) (2020)。《甜甜圈經濟學：破除成長迷思的 7 個經濟新思考》。臺北：今周刊出版社。(Raworth, K. (2020). Translated by Fan, Yaokuan and Wen, Chunyu. *Doughnut Economics: Seven Ways to Think Like a 21st-Century Economist*. Taipei: Business Today Publisher.)
- Krueger, R., C. Schulz and D. C. Gibbs (2018). Institutionalizing Alternative Economic Spaces? An Interpretivist Perspective on Diverse Economie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42(4), 569-589.
- Marjorie, K. and T. Howard (原著)，楊理然 (譯) (2019)，《民主式經濟的誕生》。臺北：遠流出版。(Marjorie, K. and T. Howard (2019). Translated by Yang, Liran). *The Making of a Democratic Economy*. Taipei: Yuan-Liou.)

- Martin, C. J. and P. Upham (2015). Grassroots Social Innovation and the Mobilisation of Values in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 A Conceptual Model.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30, 1-10.
- Miller, J. (2008). Teruko Mizushima: Pioneer Trader in Time as Currency. *Intersections: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17. Retrieved 21-10-2018, from <http://intersections.anu.edu.au/issue17/miller.htm>.
- Naughton-Doe, R., A. Cameron and J. Carpenter (2021). Timebanking and the Co-Production of Preventive Social Care with Adults; What Can We Learn from the Challenges of Implementing Person-to-Person Timebanks in England? *Health and Social Care in the Community*, 29(5), 1285-1295. DOI: 10.1111/hsc.13166
- Needham, C. and S. Carr (2009). Co-Production: An Emerging Evidence Base for Adult Social Care Transformation. *Social Care Institute for Excellence (Research Briefing)*, 31, 1-23.
- Nind, M., A. Armstrong, M. Cansdale, A. Collis, C. Hooper, S. Parsons and A. Power (2016). TimeBanking: Towards A Co-Produced Solution for Power and Money Issues in Inclusive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Research Methodology*, 20(4), 387-400. DOI: 10.1080/13645579.2016.1179469
- Pais I. and D. Moral (2015). Collaborative Economy and the Digitalization of Timebanking: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Studi Sociologia*, 2015(1), 3-21.
- Pearson, O. (2020). Transforming Youth Participation? Examining Co-Production in a School Based Time Bank. *Journal of Youth Studies*, 25(1), 100-115. DOI: 10.1080/13676261.2020.1849582
- Polanyi, K. (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New York: Farrar & Rinehart.

- Rice, J. (2014). A Counter-Hegemonic Discourse of Economic Difference: 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Timeban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ty Currency Research*, 18(A), 1-10. ISSN: 1325-954
- Rose, M. (2019). The Diversity We Are Given: Community Economies and the Promise of Bataille. *Antipode*, 51(1), 316-333.
- Schor, J. B., E. T. Walker, C. W. Lee, P. Parigi and K. Cook (2015). On the Sharing Economy. *Contexts*, 14, 12-19.
- Utting, P., N. van Dijk and M. Matheï (2014). *Social and Solidarity Economy: Is There a New Economy in the Making?* (UNRISD Occasional Paper10: Potential and Limits of Social and Solidarity Economy). 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UNRISD]: Geneva.
- Ward, J. W., J. J. Michalek and C. Samaras (2021). Air Pollution, Greenhouse Gas, and Traffic Externality Benefits and Costs of Shifting Private Vehicle Travel to Ridesourcing Services.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55(19), 13174-13185. DOI: 10.1021/acs.est.1c0164
- Weaver, P., A. Dumitru, I. Lema-Blanco and R. García-Mira. (2015) *Transformative Social Innovation Narrative: Timebanking*, TRANSIT: EU SSH.2013.3.2-1 Grant agreement no: 613169.